



浓情年夜饭

文/马亚伟

母亲是他们那个年代村里唯一一个在县城上过高中的,可谓识文断字。其实,那个时期的学生底子都薄。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识的那些字呀,快就着稀粥喝光了。”

不过,这些年里,母亲时不时会“显摆”一下她的那点墨水,比如给邻居的小卖部起名字,甚至还给我们的家起了个“温馨之家”的名字。母亲是个有心人,她总是想办法把生活经营得活色生香。每年过年,母亲都会做一大桌丰盛的年夜饭。那天,她会准备了一个腊月的食材拿出来,早早就开始煎炒烹炸。那桌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饭菜。

每年过年,母亲都会特意为我们姐弟三人每人准备一份独特

的饭菜。既照顾到每个人的口味,又寓意着母亲对我们的新年希望。每年的年夜饭,都充满了浓浓的温情。

那年,弟弟刚到乡镇工作,母亲为他准备了六小块年糕。母亲说:“六是大六顺的意思,年糕是年年高升的意思。希望你好好工作,步步高升。”弟弟听了很开心。妹妹要高考了,母亲单独为她准备了一道红烧猪蹄,她对妹妹说:“猪蹄,‘蹄’就是‘题’,意思就是希望你明年金榜题名。”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头一次听说这样的寓意。妹妹说:“猪蹄,猪那么笨,我怎么金榜题名?”母亲赶紧解释:“你属猪,吃了猪蹄,可不就金榜题名了!不信咱走着瞧,你吃

了这猪蹄,明年肯定考上大学。”我凑在妹妹耳边说:“你回回考第一,考不上才怪呢!”

我的那道菜是我最爱吃的粉丝丸子汤。圆圆的丸子,长长的粉丝,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正要吃,母亲说:“别急,这菜也有说法。丸子圆形的,表示圆满,这粉丝呢,顺顺利利。就是希望你工作上圆圆满满,顺顺利利。”

母亲的这些稚拙和牵强的解释,总是让我们心里暖融融的。母亲还把红烧鱼叫做“年年有余”,还会用大白菜、香菇、猪肉等五样食材做出一道“五福临门”。我们的餐桌,有香有味,有声有色,妙趣横生。我在想,如果母亲读的书多一些,说不定会有多

少奇思妙想呢。她用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把自己仅有的文化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

年夜饭都上齐了,母亲还会发表“新年演说”。她兴致勃勃地说:“真快呀,又过了一年。这一年,咱们家和睦团结,相亲相爱。这一年咱家收成不错。孩子们都有进步……”母亲俨然是领导在做年终总结,我们认真地听着。可是满桌的饭菜引得我们口水直流,直到父亲说:“好了,开始吃饭。”一家人举杯庆贺,笑语欢声响彻小屋。

新年又到了,我打算今年也给父母做一桌年夜饭。我也想像母亲一样,给他们做出两道菜,一道菜寓意“健康”,一道菜寓意“长寿”。

年夜饭桌上的红烧猪蹄

文/柏杏妩

红烧猪蹄是我家年夜饭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菜。因为,父亲太喜欢吃了。父亲走了,我们的年夜饭桌上依旧会有一碗红烧猪蹄,我们始终相信,父亲的灵魂依旧在家,父亲的灵魂,还一直陪伴着我们,怎么能少了父亲最爱的红烧猪蹄呢?

父亲,一生泡在苦海里。父亲可谓经历沧桑,他九岁时,我的瞎眼祖母就撒手而去。父亲是老大,从此,他跟爷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父亲跟爷爷一起把叔叔、姑姑带大后又开始养育我们,挑脚、打短工、挨斗、卖血……什么苦都吃过,什么气都受过。

我刚上小学那年,家里口粮青黄不接,父亲远行60多公里去大山里挑脚,在大山里一呆十天半月。一次,父亲去了快一个月了

还未回家,家里断了炊,哥哥带着我和两个弟弟钻到生产队的蚕豆地里偷吃生蚕豆。哥哥饿得慌,吃得快又多,结果中毒昏倒在田里,吓得我们“哇哇”大哭。三叔将哥哥送到医院,赶忙进山找我父亲。父亲半夜跑回,没钱,只能把自己的血输给哥哥,使哥哥脸色红润起来。从此,父亲又尝试卖血赚钱买米。这年冬天,父亲见我们怕冷,为了给我们添置一点衣服取暖,他又麻着胆子搞起了“投机倒把”。他到临近的县去买些黄豆回来偷偷在本地卖出去,赚点差价。过小年这天晚上,干部和民兵守候在我家门。半夜十分,父亲被活捉了。第二天上午,父亲被押到大队的礼堂上。父亲低着头,我也低着头擦眼泪。因这事,生产队过年分猪

肉,没有我家的份。除夕夜的团年饭桌上,只有三叔端来的一碗红烧猪蹄,父亲含泪分给我们兄妹四人。也许四兄妹中只我一个女孩,父亲对我特别疼爱,父亲给我碗里多分了一块红烧猪蹄。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吃,父亲把头扭向一边说:“我出去做生意经常吃,你们吃吧,我等你们长大了,会做红烧猪蹄了,多吃点……”我把碗里多出的一块红烧猪蹄夹到父亲碗里,说:“爹,你不吃,我也不吃。”爹转过头来,我发现他眼里有泪。他夹起红烧猪蹄放到嘴里说:“闺女会疼爹了,瞧爹都高兴得流泪了……”

那年,父亲嘴含红烧猪蹄的画面定格在了我们兄妹的脑海里。我们四兄妹约定,长大了一

定让父亲美美地吃大家做的红烧猪蹄。

长大后,我们四兄妹都学会了做红烧猪蹄,而且做出的红烧猪蹄不油腻,非常可口。我出嫁后,有时候陪外婆过年,父亲跟哥哥和弟弟一起过年,我也会做好红烧猪蹄,除夕晚饭后,看着红烧猪蹄,我会念着父亲对我的疼爱。而父亲每次来,我也会特别为父亲做红烧猪蹄。

我以为父亲还能吃到我很多亲手做的红烧猪蹄。可是,我没有想到,看似健壮的父亲却因病突然离我们而去。又到过年,我依旧会在年夜饭桌上摆上红烧猪蹄。看到红烧猪蹄,我会想起父亲的泪和他平时的笑脸,会想起他对我疼爱和教导我们乐观向上的话语。

童年记忆中的大年

文/于家珍

那是一九五七年春节。一阵鞭炮声把我惊醒,我睁开眼略微一寻思,立刻就爬起来,过年啦!大年初一真的来到啦!

我小的时候特别盼年,过年不仅有许多好吃的,还能得到压岁钱,那时的压岁钱是一毛两毛甚至伍分,能攒到一块钱无疑是笔大财,何况,过年有新衣服穿。

那一年我特别期待,因为母亲扯了几尺新花布,给我和二姐都做了新棉袄。一想起那布我就兴奋的不行,蓝地带绿叶配粉红和黄色的小花,简直美极了!以前过年的新衣服都是母亲买包染色把旧衣服染一下,用

娘的话叫新一新,裤子或黑或兰,衣服一般都是枣红色,这一次可是货真价实的新花棉袄。

为了报答母亲我这几天特听话勤快,母亲直夸我长大了。院子扫的干干净净,连咸菜盆后边的腐叶鸡屎都打扫出来,还主动帮母亲打酱油,帮母亲扫屋。过年扫屋可是个大工程,那时家家的屋外间都支着一个大灶,直通里间的火炕,烧的是柴草或是劣质的煤,把房间熏的黑黑的,房梁上挂着半尺长的灰串,家俱上也是一层油泥。年前扫屋要把所有能搬的东西都搬出来清洗一遍,过年才能用的餐具也重新洗刷。里间

贴上胖小子鲤鱼的年画,灶上将贴了一年的熏的焦黑的灶王爷请上新的。门上贴春联,门槛上贴烂门钱,弄的家里焕然一新,一派幸福吉祥景象。母亲领我到百货店买年货,白糖红糖、豆腐粉皮。为了奖励我,母亲还拿出二毛钱,叫我自己挑一根塑料头绳,我小心的在那一大把五颜六色的头绳中挑了一根粉红色的,其兴奋程度不亚于现在置了一辆高档私家车。

三十晚上我就想到邻家拜年,为的是跟大选二妮他们比比新衣服,被母亲严厉制止:“今天不许到人家去,忙年初,人家都忙

着呢”。吃过晚饭母亲早早把我和二姐按排进被窝,我和二姐只能扒在枕头上看着娘和大姐包饺子,摆供品,鸡——大吉大利,鱼——富富有余,豆腐——都来福,糖——甜甜蜜蜜,好东西都摆在上边。娘在屋里磕完头又到院里烧纸磕头,那神情严肃而虔诚,吓的我和二姐也不敢大声说话了,万一说错了什么得罪了神仙,那可了不得。

天亮了,穿上新衣服,放过鞭炮,吃过饺子,我可以出去拜年了,又长了一岁的我大声的唱着:“过年好,过年好,吃了饽饽穿新袄!”

诗四首

文/沿石

城堡和胡同

他一定还住在里面
玻璃没有挡住撞窗的风
艺术的一刹那
就是一小片枯叶
砸在了裸露的脚趾上
风流但不是风流歌
城堡的寂寞他无法忍受
这不是破坏的借口
这不是背逆的借口
即使背逆是无比新鲜的
痛苦和麻木垒起了苦难的
城堡
我住在里面
和它的城堡一样
砖木混凝土结构
但他的城堡里面
没有一只在春天里死去的
蝴蝶
在死去的瞬间双翅的搏动
依然急速
就像我的城堡通向他的城堡的
一条胡同
关闭它
星光解体
月亮隐进云中
在互相失去的同时
春天的玫瑰开满了
那条长长的胡同

乞丐

把平静当成必需
冷漠随即到来
如果让他习惯
或主宰生活和生命
紧跟来的幸福如波涛
把它想给亲人
不如献给过客
最终还是献给了乞丐
我们的眼神都不是忠告
都是默许和坚持
我到陌生的城市
如你渴望一种陌生的爱情
背影像梦一样
斜斜地擦过

佛塔

寂冷的院里
油灯的光亮
冬雨把孤叶推向
青灯长卷
晨钟暮鼓在小小的一个拂晓
把灰尘沾满了谁的扫帚
身体把素食掩护
素食把身体体贴
神明在柔弱里还数着佛珠
笔管里已没有墨了
而佛塔继续新的发现
一代代隔着尘世又拥抱
哪一句
或是昨天的一句
或是少了一个天亮
或是直到我把它叫做:
同志

伙伴

她留在了异国
痛苦如果开花
我也看不到
但只有痛苦
只有幸福的对立面
才能衡量浓缩的生活
它的力度和结束时的香味
几乎所有人都愿开口
把张牙舞爪的痛苦
它的开始发展
它的目空一切的宛如
真理的纯粹
只有再次回忆丢手绢的
游戏
是她看上了你
是她想捉住或拥有你
所以痛苦和欢乐只是一个小伙伴
缺少了它
捉迷藏的游戏将无法进行

非常感受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qwbaihanghe@163.com